



汪曾祺
作品

梁由之主编

04

休要让霜雪铺满了空地，还得涂上点背景，我抹过所有的颜色，织成了孩子的窗帘。

前十年集

汪曾祺 著 汪 朝 编



上海三联书店



汪曾祺
作品

梁由之主编

04

| 前十年集

| 汪曾祺 著

| 汪 朝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十年集 / 汪曾祺著; 汪朝编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7.9

ISBN 978-7-5426-6042-8

I. ①前… II. ①汪… ②汪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9920号

前十年集

著 者 / 汪曾祺

编 者 / 汪 朝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丁敏翔 朱 鑫

装帧设计 / 乔 东 阿 龙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丁敏翔 朱 鑫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57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字 数 / 330 千字

印 张 / 14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042-8 / I·1304

定 价 / 5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前 记

1939年8月，战火纷飞中，十九岁的汪曾祺流落到云南昆明，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。他稍后即开始文学创作，深受业师闻一多、沈从文的赏识和扶掖。随后十年，汪曾祺写下一批文学作品，不少都在当时的报刊发表过，嫩箨香苞，崭露头角。这个阶段，可视为他创作的早期，体裁包括散文、诗歌、文论等，主要是短篇小说。

1949年4月，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汪曾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《邂逅集》，依次收入八个短篇：《复仇》《老鲁》《艺术家》《戴车匠》《落魄》《囚犯》《鸡鸭名家》《邂逅》。他借此搭上末班车，跻身“民国作家”之列。

汪氏一向随随便便，手稿随意乱丢，字画随手送人。对自己的处女集出版于何年何月，他有时说对了，有时却又不靠谱。如若问他开始写作的准确时间，老头儿肯定答不上来。对早期作品，他也不大在意，基本未予收集、保留，以致其中泰半，长期湮没无闻。

转眼一瞬间（侯德健歌名），汪老去世二十年了。水流风逝，时移境迁，文学市场大为萎缩；汪氏的读者、爱好者和研

究者却在不断扩充，人数众多，年龄参差，谱系驳杂，是一个难得的异数。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，他们不仅阅读消费五光十色层出不穷的各式各样汪氏文本，而且发掘出不少他的早年佚文——质量固然不错，规模也不算小。

机缘巧合，我受邀策划主编《汪曾祺作品》系列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。去年夏秋间，一把推出了五种六本，广受欢迎。这个系列，大体可分为两类：

其一是作者生前自编文集。只要原书不错，市场断货，值得做新版的，均可收纳。原则上一字不易，保持原汁原味，以存其真。偶有重复亦不在意，决不越俎代庖随意增删。如《去年属马》《老学闲抄》等，即属此类。

其二是新编文集。目标是主题鲜明、集中，市场确有需求，从未出过的新编版本。如已出的《后十年集》（全两卷，梁由之编）、《书信集》（李建新编）两种三本，和这本将要推出的《前十年集》，均在此列。

《前十年集》由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女士编选，大致囊括了汪曾祺前十年创作的精华部分，包括若干从未入集的佚文。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，《邂逅集》所收八个短篇全部收入。可以说，此书填补了一个空白。

无缘亲炙汪老，梁某引为平生憾事。而炎炎夏日，读汪氏书，想见其为人，为之做点小事，又是多么愉悦的事情。

2017年7月27日，夏历丁酉大暑后五天

梁由之记于深圳天海楼

目 录

前记（梁由之） / 1

小 说

1940

钓 /003

翠 子 /007

悒 郁 /014

1941

寒 夜 /018

春 天 /024

复 仇 /031

灯 下 /037

猎 猎 /045

河 上 /050

匹 夫 /058

1942

结 婚 /078

唤 车 /088

1943

除 岁 /094

1944

葡萄上的轻粉 /103

序 雨 /109

1945

小学校的钟声 /119

老 鲁 /131

1946

前 天 /147

庙与僧 /151

最响的炮仗 /157

1947

鸡鸭名家 /165

艺术家 /189

驴 /199

职 业（外二篇） /203

落 魄 /207

绿 猫 /220

冬 天 /241

戴车匠 /246

囚 犯 /257

1948

三叶虫与剑兰花 /265

锁匠之死 /276

卦 摊 /287

异 秉 /304

邂逅 /314

散 文

1943

小贝编 /327

烧花集 /334

1945

花 园 /336

花·果子·旅行 /346

1946

街上的孩子 /350

风 景 /355

他眼睛里有些东西，绝非天空 /364

昆明草木 /369

1947

飞 的 /374

蔡德惠 /377

室外写生·白马庙 /381

歌 声 /383

蝴蝶：日记抄 /385

1948

背东西的兽物 /388

白松糖浆 /394

毋忘侬花 /400

昆明的叫卖缘起 /404

道具树 /408

文 论

1944

黑罍粟花 /413

1947

短篇小说的本质 /417

诗

1941

自画像 /433

昆明小街景 /436

小茶馆 /439

消 息 /441

昆明的春天 /447

封 泥 /449

文明街 /454

1942

二秋缉 /459

旧 诗 /461

小
说

1940 — 1948

钓

晓春，静静的日午。

为怕携归无端的烦忧（梦乡的可怜的土产），不敢去寻访枕上的湖山。

一个黑点，划成一道弧线，投向纸窗，“嗡”，是一只失路的蜜蜂。也许正惓怀于一支尚未萎落的残蕊，匆忙的小小的身躯撞去。习于播散温存的触须已经损折了，仍不肯终止这痴愚的试验，一次，两次，……“可怜虫亦可以休矣！”不耐烦替它计较了。

做些甚么呢？

打开旧卷，一片虞美人的轻瓣静睡在书页上。旧日的娇红已成了凝血的暗紫，边沿更镌了一圈恹恹的深黑。不想打开锈锢的记忆的键，掘出葬了的断梦，遂又悄然掩起。

烟卷一分分地短了，珍惜地吐出最后一圈，掷了残蒂，一星红火，在灰烬里挣脱最后的呼吸。打开烟盒，已经空了，不禁怅然。

提起瓷壶，斟了半天，还不见壶嘴吐出一滴，哦，还是昨晚冲的，嚼着被开水蚀去绿色的竹心，犹余清芬；想后园的

竹子当抽了新篁，正好没渔竿，钓鱼去吧，别在寂寞里凝成了化石。

小时候，跟母亲纠缠了半天，以撒娇的一吻，换来一根绣花的小针，就灯火弯成钩子；到姐姐的匣内抽一根黑丝线，结系停当，捉几只蜻蜓；怀着不让人知道的喜悦，去做一次试验。学着别人的样，耐心地守着水面“浮子”（那也是请教许多先辈才晓得用蒜茎做的最好）。起竿时不是太急，惊走了；便是太慢，白丢了一只蝇矢；经过了多次的失望，终于钓得一尾鲢鱼，看它在钩上闪着银光，掀动鲜红的鳃，像发现了一件奇迹，慌乱的连手带脚地捉住，用柳枝穿了，忘了祖父的斥骂，一路叫着跳回去。

而今想来，分外亲切，不由得跃跃欲试了。

昨晚一定下过牛毛雨，看绵软的土径上，清晰地画出一个个脚印，一个守着油灯的盼待，拉快了这些脚步，脚掌的部分那么深，而脚跟的部分却如此轻浅，而且两个脚印的距离很长，想见归家时的急切了。你可没有要紧事，不必追迹这些脚印，尽管慢点儿。

在往日，便是这样冷僻的小村，亦常有古旧的声音来造访的。如今，没有碎布烂铁换糖的唤卖；卖通草花的货郎的小鼓；走方郎中踉跄的串铃；即本村的瞎先生，也暂时收起算命小锣的铛铛，没有一个辛苦的命运来叩问了，正是农忙的时候呀！

转过一架铺着带绿的柳条的小桥，有一棵老树，我只能叫它老树，因为它的虬干曾做过我儿时的骏马，它照料着我长大的乡下替它起的名字，多是字典辞源上查不着的。顽皮的河水舔去覆土，露出隐秘的年青的一段，那羞涩的粉红的根须，真如一个蒲团，不妨坐下。

也得像个样儿理了钓丝，安上饵，轻轻地抛向水面。本不是为着鱼而来的，何必关心“浮子”的深浅。

河不宽，只消篙子一点，便可渡到彼岸了，但水这么蓝，蓝得有些神秘，你明白来往的船只为什么不用篙子了吧！关于这河，乡下人还会告诉你一个神奇的故事，深恐你不相信，他们会急红了脸说：县里的志书上还载着。

也不知是姓甚么的做皇帝的时候，——除了村馆里的先生，这村里的人都是只知道“民国”与“前清”的，顶多还晓得朱洪武是个放牛的野孩子，则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何足为怪。这儿出了个画画的，一点不说谎，他画的玩意儿就跟真的一般，画个麻雀就会叫，画个乌龟就能爬，画个人，管少不了脸上一粒麻子。天下事都是这样，聪明人不会长寿的，他活不上三十岁，就让天老爷给收去了，临死的时候，跟他的新娶的媳妇说：“我一不耕田，二不种地，死后留给你的只有绵绵的相思……”取张素绢，画了几笔，密密卷好，叫她到城里交给他的师傅，送到京师的相爷家去，说相爷的老太太做寿，寿宴上甚么东西都有了，但是还缺少一样东西，心里很不快活，因此害了症候，若能如期送到，准可领到重赏，并且关照她千万不要拆开来看，他咽了最后的一口气，媳妇便上城去了。她心里想到底是个甚么呢？耐不住拆开来望望，一看是一片浓墨，当中有一块白的，以为丈夫骗了她，便坐在田岸上哀哀地哭起来。一阵大风，把这卷儿吹到河里去了，我的天，原来是一轮月亮啊！从此这月亮便不分日夜地在深蓝的水里放着凄冷的银光。

你好意思追问现在为什么没有了？看前面那块石碑，三个斑驳的朱字“晓月津”，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儿。
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

我郎住在家后头，

……

夹着槐花的香气，飘来清亮的山歌，想着甚么浪漫的佳话了？看水面上泛起一个微笑。她们都有永不凋谢的天真，一条压倒同伴们的嗓子的骄傲，常常在疲乏的梦里安排下笑的花蕾的。

一片叶子，落到钓竿上来，一翻身，跌到水面上，被微风推出了视野。还是一样的碧绿，闪耀着青春的光辉。你说，便这样无声的殒折，不比抖索着枯黄的灵魂，对残酷的西风做无望的泣求强些？且不浪费这些推求，你看这叶片绿得多么可人，若能以此为舟，浮家泛宅，浪迹江湖，比庄子那个大葫芦如何？

远林漏出落照的红，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，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。咦，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，好吧，我把这枝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吧。

把余下的饭粒，抛到水底，空着手走了。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，将珍重地贮起。

我钓得些甚么？难得回答，然而我的确不是一无所得啊。

二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昆明

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昆明《中央日报》

翠 子

夜，像是蜷藏在墙角的青苔深处，这时偷偷地溜了出来，占据了空空的庭院。天上黑郁郁的，星一个一个地挂起来，乍起的风摇动园里的竹叶，这里那里沙沙地响。

家里只有我和大丫头翠子，在屋中玩着，等待父亲回家。

翠子扬起头，凝望着远远的天边，抱在膝上的两手渐渐松了下来。

“又来了！看你那呆样子。翠子，你跟我说个故事好不好？要拣顶顶美丽的。可是你不要再说磨子星和灯草星子，今儿晚上天河里没有多大的风，雾倒挺不少，你看哩，白蒙蒙的，甚么也看不出。我怕他们星子也都会迷了路。”

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她的眼睛还是睁得那么大，但是我自己听得很清楚，连掠过檐前的蝙蝠一定已都偷听了一两句去了，在她的眼睛里，我看出我有点生气，默默地，我盯着廊下两个淡淡的影子，心里想：不理我，好！看我的比你的也短不了多少。

终于，她跟我讲和了。站起身来，伸手理一理被调皮的风披下来的几丝头发，（用黑夜纺织成的头发！）她说：

“不早了，我给你弄晚饭去。爷大概不会回来吃了。”

爷？爷又不是你的爷，为甚么你也这么叫呢？不害羞！叫人家的爷做爷。我心里笑过多少次了，不过我也没有说甚么，转进堂屋里去了。堂屋好像比那天都空洞，壁虎在板壁上水渍处慢慢地爬过，但我一点儿都不怕。母亲的棺柩停在这儿时，我还一个人守着一盏长明照路灯（怕被老鼠们喝干了，让妈在黑地里摸索），现在更不怕了；只是桌底下的大黑猫，咕噜咕噜的“念佛”叫人听得真不好受。我连声地喝：“去！去！”它像聋了个耳朵，睬也不睬。想叫声翠子，听厨房里铲子正响得紧，大概加点火，马上就要来了，便想起翠子来的时候黑黑的样子，还穿上双鲤鱼脸的花鞋，带个大红“舌头”，怯生生的，“锅边秀！”于是跟自己笑起来。

吃饭时，我一手拿着筷子，一手拿根纸捻，蘸点儿水，又在灯盏里滚一滚，就火头上哔哔剥剥地烧起来，非常好玩。

“看油点子溅到眼里去，怎么这么皮！”

“哟，真真像个妈？”我想着，小猫儿似的咕咕地笑着。

“爷一早就出去了，这会儿还不回来，老不肯待在家里，把我一个人撇下！”

其实我知道，爷疼一晚上比别人疼我一天都强。而且有翠子伴着我也并不寂寞，但我仍亟亟盼他回来。晚上的风专门往人颈子里钻，邻居王家的那条大花狗，一听到脚步声就向黑中狂叫，爷难道不怕狗？不怕我因为担心他怕狗而怕狗？

我嘟起了嘴。

“……大白天爷一定又是到你娘的坟上去了。你这个人！看每天衣上都沾了些泥斑，早上的露水多重！”

对了。父亲每晚回来都带着一支白色的花，这花城里是没